

《車廂內所見有感》

梁家誠 中五勤 19

平日裡的車廂是寧靜的，只有到站的廣播和開門聲。唯獨今日一場爭吵打破了寧靜，擾亂了我為數不多的休息時間。

今天的我是幸運的，能夠趕在人流前佔了座位。工作了一天的我現在只想閉上眼，享受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坐在我旁邊的上班族，甚至在手機設定了鬧鐘，戴上眼罩便開始睡。

回家的路上總是疲累的。受盡工作折磨了一天的人們反倒多了一分忍讓，偶爾的碰撞一定不會怪罪對方，因為大家只想早點回家，免得節外生枝。

正當我緩緩進入夢鄉，快要與周公相聚時，一陣的噪音強行把我拉回現實。我抬頭一看，正看見一位在座位上公然吃著薯片的中年婦女，她把薯片放在大腿上，左手不斷把薯片往口裡輸送，如同把功率調至最高的機器，右手亦不忙拿著電話說著不算流利的廣東話，與電話裡的人大聲的講述她的家族史，我相信假如她身在舞臺上，一定會有人感興趣，可惜在這個車廂裡沒有沒有人想知道。

起初坐在她身旁的男士，善意地拍一拍她的肩膀，想提醒她注意音量和禁止飲食。那名婦女反倒把那些話當作噪音，甚至怒瞪他一眼作為報復，周圍的人紛紛向婦女投以怨恨的目光，但她不僅無懼於旁人的目光，甚至吃得更為大聲。看她的樣子似乎吃得更為滋味。

剛才提醒她的男士終於忍受不了耳邊的超高分貝以及在他腿上越來越多的薯片碎屑，心中的怒氣使他一手把她的薯片打翻落地，對著她便是一陣不堪入耳的「問候」。婦人也不遑多讓與男子唇槍舌戰了起來。雖然事實上是婦女理虧，但她一句：「我就是要在這裡吃！你們不滿便走去其他車廂啊！非要別人讓你不成，吃與不吃是我的自由！」完全濫用自由觀念，把自己的行為變得合理。與人爭吵怕的不是話裡帶刺，最怕對方死活不認錯。連番攻防下，婦女終究敵不過道理，敗下陣來。但她寧可飛奔出去，也不願道歉。

雖然爭吵告一段落，但大家在男子周圍形成了一個圈，免得觸碰到他的逆鱗，可惜車門開啟時，碰巧一位四至五歲的男孩沖了進來，撞到了情緒仍不穩定的男子，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生怕他對男孩造成莫大的精神傷害。幸好男孩的父母及時趕到，不斷替男孩道歉，甚至拉著男孩迫他道歉。雖然男孩尚未掌握的狀況，但看到父母誠懇的道歉，也低了頭道歉，平息了他的怒火。

回到家後，我思來想去總是想不透婦人的行為，一名四十歲以上的人理當比一名四至五歲的人生經歷豐富更多，但連一句的「對不起」都說不出？論處事、待

人接物、社交技巧，她都應比男孩高，卻處處為自己的過錯辯護，硬要迫得別人傷害自己才安樂？反觀男孩，即使尚未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仍然願意道歉。

最後我總算明白這是面子的問題，在成人的世界裡面子是最不可或缺的，因為它是保護我們自尊的一道城牆，它的本意是好的，可惜的是有些人的城牆甚至連城門也用磚頭填滿，非要別人用攻城器打破城牆，使自己落荒而逃才好，相反小孩的世界沒有任何的防備，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道德、仁義、禮貌在那裡暢通無阻，他們可以接受任何人的意見，反省自己的過錯並改正。可笑的是，在知錯改錯方面，小孩比我們做得更好。

面對別人的無理取鬧，我們自然要抵抗到底，然而，當自己有過錯時，亦不能緊閉城門，閉門造車。有時候只有別人才能指出自己的過錯。當面對衝突時，不妨派出使者趕在兩軍開戰時，帶著禮貌嘗試城外和解。